

“嵩山配凤岭，金水绕银坑。”霞云满天或秋风送爽的窗下，我吟哦宋代大学博士彭天益的美句，似乎一条澄碧、清幽的河流，便伴着淳朴而雅致的竹笛音，汨汨流淌而来。

我始终相信，这条发源于莽莽青山的银坑水就是千古名句中的“金水”，且是唯一，不容辩驳。

屹立于金水河畔的旌表义士坊和惜字亭，二百年来风雨不蚀，坚韧不拔，如今是株洲市的重点保护文物，其址位于攸县银坑(现属莲塘坳镇)的银坑村横铺组。多少年来，面朝奔流不息的金河水，背倚苍翠苍苍的虎形山，周边农舍栉比鳞次，聚居着大姚陈氏族人——陈兆畧素以诗书传家，在邑内颇具名望。清代道光年间，时任攸邑知县孔宪典感于陈氏建桥、修路、赈灾之功德，具文禀报于上，朝廷准予在银坑金水河畔建“好善乐施”牌坊，彰其功德。

早年，我曾多次盘桓于银坑水两岸，听清风徜徉于碧水之间，看烟霞聚散于江渚之上。遽然，我内心阵阵泛暖，这日夜奔腾的小河，不仅是一种力量的象征，更是隐逸而流动的美。

银坑水，发源于银坑下洞的龙骨山和下洞的皮家坳、梅水坳，或湍急，或舒缓，绕山穿谷，迤迤

而行，从东北向西南流经车江坑；发源于银坑南水村的南水则由东南向西北流经南水坳，两水在银坑南水村内双江口汇成一流，经柏树下坳向西流入珠丽江，注入攸水。它清逸脱俗，打破“世间无水不朝东”的自然规律，偏偏向南而流。一江澄碧淌过银坑、沙陵陵、上云桥、莲塘坳的山谷、丛林、田园、村庄，在古镇城关身后的群山、原野作最后一次深情回眸，一头扎入奔腾的洑水，而后向千里湘江、八百里洞庭奔涌而去……

银坑水是攸水的重要支流，有“九曲金水”的美誉。千流绵延十公里，像一面柔软而悠长的镜子，倒映着鱼古的苍穹、云霞与花开花落。它也是银坑的母亲河，千百年来滋润着两岸广袤、肥沃的土地，哺育了无数勤劳、朴素的儿女。银坑水一路跌宕起伏，蜿蜒向前，肆意铺陈出沿岸图画般的农野风光：阡陌纵横，田园翠绿，物产丰饶，晨炊星炊，似乎刚刚从一位大画家的笔端妖娆而出。

银坑水潺潺流淌，下县城，通洑水，达湘江，是古代攸县银坑沿江一带人们生产生活重要的交通线。江上竹筏片片，人物其行，货畅其流，散布码头、商埠。酒埠江大坪人彭天益并非唯一钟情银坑水之人，其他诸多文人墨客也沐浴幽典的

晚风翩翩而来，在岸边留下了吟咏与佳话。明代著名学者湛若水流寓到攸县时，便写道：“攸县前江可恨，家家流水绕门前。”

曾几何时，银坑铁矿厂成密布，工业废水泛滥成灾，这里几乎蜕变成一条臭水沟，是当地村民眼前浊水横流的“伤心河”。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，经过上下联合整治，如今这条河恢复了往日美丽的模样。

欢愉的不只是凉江司空山。银坑水和南水猝然相逢，晚霞在天边燃烧，天地间像铺开了一幅绚烂的壮锦，金水水面似乎着了火。暮地，让人看到美不胜收的风景：翩跹的野花、摇曳的垂柳、乳白的雾霭、静谧的古桥、可爱的麻鸭、荡漾的碧波……

“耕读传家久，诗书继世长。”银坑水流经的地方，积淀了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，出过不少历史名人。清康熙雍正年间，银坑南水村石壁上就出过一个叫陈圭的大才子，长期在外做官。“阳升观”“东山书院”题字就是他所书。无数农家子弟们承星履草，勤习“且耕且读”之道，苦学修身、齐家与治天下等功课，探索经世致用之良方。春风秋月，云卷云舒，琅琅读书声与江上涛声相互应和。一代代卓异子弟携着水的灵气与

激进，走进青史。时光滴入近代，这一片土地上，一批英雄人物奋然而起：早期中共攸县县委负责人王者，当年数十名高楼的热血男儿，奔赴沙场，浴血罗霄。谭震林、萧克、罗炳辉、王首道、谭政、谭余保、蔡会文、谭志道等革命家在此留下串串光辉足迹。还有银坑高楼的红军烈士墓和湘赣攸县苏区烈士纪念碑、银坑下洞的红军洞，仿佛在默默述说红军英雄枪林弹雨、筚路蓝缕的往事……

多年后，我踽踽在冬茅草、野菊花与各种灌木遮蔽的银坑水堤岸，似乎依旧能听见当年红军激越的号角声；而脚下的江水，或许也依旧隐匿着红军战士疾步如飞的身影。

明代中叶政治家杨一清，曾经来过攸县，其《攸水》诗说：“入画晴江景色分，东风吹壁尽成纹。舟舟欲过三湘日，应把清波弄白云。”他称颂的是瑰丽碧绿的攸水，倘若嵌入为金水，我想也不为过。清代学者陈梦元题诗“攸水至今多激越，桂花留韵倍清扬”。涵古茹今，也足以辉映滔滔汨汨的银坑水滋润英才辈出的历史和未来。

云山苍苍，金水泱泱。这条奔腾不止的小河，像攸县东乡原野的一根琴弦，弹出了坚韧与荣光，庄严和宁静……



银坑水畔的旌表义士坊



清浅澄澈的银坑水

记事本

教师，专业、职业与事业的时代华章

张宇晨

在第40个教师节来临之际，作为教师子弟且有过四年半教师经历的我，心中感慨万千。

我的母亲是一位令人敬仰的乡村教师。上世纪70年代末，毕业于湖南师范大学英语系的母亲，怀着对教育的初心，毅然放弃了大城市优越的待遇，来到了大湘西的偏远镇。

那是一片远离繁华的土地，交通不便，条件艰苦。母亲怀揣着一颗专注的教育心，三十年如一日，默默耕耘，无怨无悔，在三尺讲台上、在粉笔与黑板的交汇中，一心扑在教书育人上，白天专心教学，晚上精心批改作业、备课、钻研教材或是上农家家访、辅导学生。平日里，她对学生关爱有加，尤其是对家庭贫困、学习困难的学生更是关怀备至。湘西地处偏远山区，由于家庭等因素，“问题”学生较多。她坚持对学生爱中有严，严中有爱，不偏爱成绩好的学生，也绝不放弃任何一位“差”生，不断用放大镜去寻找他们身上的闪光点；课堂上能够举手发言就加以鼓励、学习上有所进步就给予赞许、品德上做点好事就进行表扬，她用一颗朴实的心和真挚的爱温暖每一位学生，为大山里的孩子们点亮了一盏盏前行的灯和通向大海的路。

而当自己也踏上教师岗位，才真正体会到这份职业的重量。四年半的教学生涯，有欢笑，有泪水，有感动，也有困惑。我曾为学生的进步而欣喜若狂，也曾为教学中的难题而辗转反侧。但正是这些经历，让我更加深刻地理解了教育的本质。

教育是育人，而不是教书。学生是有血有肉的人，教育的目的是为了激发和引导他们的自我发展之路。我们要用心去呵护每一个学生，尊重他们的个性差异，因材施教，让每个学生都能在教育中找到自己的价值和方向。教师是园丁，而不是木匠。教师像园丁一样，为学生提供肥沃的土壤、充足的阳光和水分，让他们自由地生长，展现出各自独特的风采，使孩子成为一个独一无二的自己。

当前，社会上存在一定的教育内卷现象，部分家长焦虑，有点过多关注分数。然而，让人欣喜的是，绝大多数教师能保持坚守教育的初心、使命与定力，积极引导树立正确的学习观和价值取向，在“双减”中做好加法，德智体美劳全面抓，为学生们未来的人生奠定坚实的基础。

教育的本质是爱，更是唤醒。一棵树摇动一棵树，一朵云推动一朵云，一个灵魂唤醒一个灵魂。母亲用她几十年的坚守，诠释了教师这份职业的伟大。她不仅为大山里的孩子带去了知识和希望，也为我们带去了责任与成长。从教三十年的母亲，始终坚持以专业为基础，以职业为依托，将教育作为事业去追求。作为新时代的每位教师，何尝不是那位奏响专业、职业与事业之时代华章平凡而伟大的人？你们一直躬耕教坛，坚守为党育人、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，践行教育的本质，用满腔的热情和无私的大爱，让孩子们看到了世界的美，唤醒学生的梦想，唤起学生的自信，焕发学生生命的活力和人性的光辉，为强国建设、民族复兴伟业贡献着自己的力量和智慧。

我为自己曾经是一名教师而感到自豪，也为有一位伟大的教师母亲而骄傲。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，向所有的教师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。

永远的“大先生”

陈桂珍

那年放假第一天，我去找同学玩儿，傍晚时下了大雪，冒着雪一路奔跑回家，一进家门就呆住了。

他正从院子里往外走，我的母亲连声道着谢送出来。他挥挥手说：“留步，留步。”

我又慌又窘，局促地躬身低声道：“老师。”

他看着我，又挥挥手：“快进去快进去，看，一头雪。”

他辞退了母亲，在暮色中走远了，地上留下深一脚浅一脚的一串雪窝。

我才知道，老师是来家访了。

“你老师可真好。”母亲感叹着，又反复叮嘱我，“你可得好好学，对得起老师。”

他是我们那所中学资历最深，教学水平公认最高的老师；他常年带初三毕业班，是语文学科的权威；他教过我姐姐，我哥哥，教过我，是我们兄妹三人的恩师。

老师家访带给的动力我突然开窍，我的成绩突飞猛进，毕业考试，我的语文考了109分(满分120分)，全市第一。这个成绩，让一向谦逊低调的他骄傲了很多年。他曾多次以我为榜样激励此下一届届学生，言谈话语间满满的自豪。

他有一个绝活——“刻钢板”。所谓刻钢板，就是垫着钢板在蜡纸上刻出字来。刻钢板是个技术活，用劲儿大了，蜡纸会被戳破。劲儿小了，剔除不净蜡层，油印出来的字迹会模糊不清。他刻钢板格外精心，一笔一划，横平竖直，用力均匀，无一处涂抹。经他的手刻印蜡纸油印出的试卷，字体如印刷体般方正，清晰美观。我们曾拿着他刻印的字和课本比较，竟然几可乱真，令我们大为佩服。

一次晚自习，我们放学了，他还伏在办公桌前一动不动。我去交作业，看到他正在刻钢板。天极冷，我的手缩在衣袖里都要冻僵了，不知道他枯瘦的手指按压在冰凉的钢板上怎么能受得了。刻印的字体小，划痕又是白色，他趴在昏黄的灯光下，吃力地辨认，一页刻下来，只怕眼都要花了。

我回教室拿了书包回家，隔着窗户看到他把手腕放到左手，舒活舒活手指，揉了揉眼睛，又伏下身接着刻印起来。这幅画面在我的脑海中久久挥之不去，后来我做试卷格外珍惜，像他一样，一笔一划工工整整地书写，以对得起他的字，不辜负了他的心。

毕业后，我和姐姐去看望过一次。那是大年初一，姐姐带着我步行七八里地，去给他拜年。见到我们姊妹两人，他非常高兴，把我们让到屋里坐下，然后踮起脚，从书架上够下一个小木箱，又拉开书桌抽屉，拿出一把钥匙，小心地打开木箱，取出两个苹果，递到我和姐姐手里：“来，一人一个。”

苹果有拳头大小，因为放的时间长了，已经皱皱巴巴，但香甜的味道极其浓郁。当时的农村，物资极度匮乏，在大冬天能吃上苹果真是极其奢侈。我和姐姐连连摆手：“不，谢谢老师。”

“吃吧！”他说，慈爱的语气里有他一贯的威严，让我们不能拒绝。

姐姐看着我，我看看姐姐，我们不约而同地啃了一口，然后睁大了眼睛，异口同声地说：“真好吃！”

他就笑了：“这种苹果叫红富士，是烟台特产，咱们这没有。”

后来很久很久，我都觉得，在老师家吃到的红富士是世界上最好吃的苹果。再后来，我们听说，当时他正在病中，他珍藏着的苹果，是他教的第一届学生看望他时带去的。

他把自己最珍视的礼物，给了我们。

每次想起他，最先浮现在眼前的是他那一头亮白的银发，其实他那时并不老，也不过四十五六岁。他是我见过的最一丝不苟的人。秋冬时节他喜欢穿一件长及膝盖的黑色呢子大衣，大衣剪裁得体，鬓边没有一丝皱褶。他面容清瘦，身形瘦削，穿上黑色大衣，极其清俊儒雅。尽管那时教师地位极低，甚至常常被人唤作“臭老九”，但是，他极珍惜自己的身份，从穿着着装、一言一行间都默默践行着“师严道尊，行为世范”这八个字。这八个字，我在他的办公桌笔记本封皮上见过，他写在纸上，更是刻在了心上。

读民国时期陈寅恪、蔡元培等“大先生”的故事，我常常会想起他。经师易遇，人师难求，此生有幸，永为他的学生；此生有幸，承他衣钵，如他一般躬耕杏坛，育桃李芬芳。

他是我们心中永远的大先生。



大先生。制图/左骏

追忆

天堂一定很美

周道

噩耗传来，同学微信群里一片寂静。余老走了，很突然。我们失去了一位共同的“父亲”。

余老是我们初中的班主任兼语文老师，生活俭朴，瘦骨嶙峋，褪色的中山装外面套着蓝色的长袍，这是他的穿着“标配”。余老头发蓬松，胡子拉碴，不修边幅，怎么看也不像一名知识分子，唯独戴着高度眼镜，书不离手的样子才显出一股书生气。余老人格魅力强大，因为他真有两把刷子。

那是一个万物复苏的春天。在余老的课堂上，一名男生趴在课桌上昏昏欲睡，老师没有生气，悄悄放下课本，慢慢走到学生桌前，用两只粗糙的手给他捏肩按摩，男生立马惊醒，窘迫得不知该如何是好。余老又站到了学生对面，教他做起了操，做完操后还击了一次掌，很开心的样子。

后来，余老上过一次电视，镜头前的他说：“老师要多站在孩子们的角度思考，用他们喜欢的语言来说话……”用现在流行的话说，这就是“同理心”吧。

其实，这个学生就是我。从此，我们班的同学，在课堂上打瞌睡了，就会主动站起来。如今，我自己成了一名教师，我越觉得，这就是教育该有的样子。

初二的那个暑假。全班22个男生，分成4批到乡下进行农村生活体验，类似于现在的劳动教育。我们每天出工，打草喂鱼、煮猪食、喂鸡鸭、种菜、浇菜……日出而作、日落而归，一个个累得哭天喊地。

终于到了结束返家的时间，临走前，余老教育我们、叮嘱我们：“要懂得农业劳作的辛苦。回去了每天要保持学习状态，加强锻炼……”我们只顾着收拾好东西，头也不回地跑了。

毕业后，我们每年都会到余老的老家聚会，原班人马，自己动手做饭，重现1995年那个夏天的场景。饭菜摆在风平浪静的灯光下，桌下两根蚊香，听着知了、青蛙共鸣，6位学生与老师共进晚餐，畅想未来，很多时候，我们都觉得他更像是一位父亲，我们共同的父亲。

没想到余老师走得这么突然。追思会上，除了亲友，还有很多学生。我们点了一首《天堂一定很美》，愿余老在另一个世界没有病痛、幸福安康。

余老一生清贫，为人正直，每每回想当年的点点滴滴，我便潸然泪下。如今我从事教师行业17年了，余老对我的职业影响太深，他永远是我前行的灯塔。